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四十七

河漕類

趙思誠　議修海口愼重海運疏

蔣　科　賜議罷海運以定漕計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七

河漕類 海運附

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疏

傅希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萬曆三年二月

臣惟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乎永圖若因循延捱雖目前幸免梗虞終難特以無恐脫或患出不測則倉皇失措縱能極力開復所費更不知幾倍矣焦頭爛額之功孰與曲突徙新之計耶臣本疎庸謬膺重寄數月來見得徐邳一帶河身淤墊日高歲裏則

探徐州洪視前歲又高三尺漕渠寧深幾何可勝此淤沙之積累恐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其大勢已可見矣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為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閘河中斷兩洪俱涸如之何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為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躬豐沛如之何　臣日切憂懼悉心講求雖畫策者無慮數日約亦不過疏濬塞四端而已此外無他計也夫黃河之性久則變遷自古然矣我朝河為漕幾二百年邇來淤決疏築歲無寧日不但平河之民疲於供

役即歲工費常亦不下數萬金是尚可以苟延耶昔

禹之治水不過順水之性耳今乃以欲強水之性以

順我恐雖神禹亦難底績引其下乎傳曰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良可爲治河之永譬也臣集衆

思而反覆籌度惟有開創泇河寘黃河於度外庶爲

永圖及照泇河之議自前任都御史翁大立題請之

後經勘至再秖爲三難報罷然訪諸士人皆曰可開

因選委義官韓宗堯帶領錐手步弓水人畫匠人等

前去開河一帶三難處所逐一踏勘果否可開隨據

本官回稱呂孟微山等湖水常停蓄若自馬家橋開河則未免經貫其中取土築隄委難爲力且起處低窪恐下流難以趨高應移上泉河口開向東南沿湖邊退出乾地可挑成河場石橋西今尚有水八里然槩不滿尺上原自有豕里溝可以改洩及勘葛墟嶺之高堅委難開深賴迤南性義村東約祗五六尺可以避過其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委難開鑿賴臺兒莊東有隄溝可以避過侯家灣郭家莊西有平坦地可以避過良城至於泇口上下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

之聯絡可因細加錐深雖間有砂礓亦皆無礙於挑
空等因畫圖貼說開報前來據此　臣猶未敢遽信也
又經備行徐州管河道副使舒應龍濟寧管河道副
使洪淅再會勘詳確報奪去後至本年正月十八日
據徐州道副使督同管河指揮文棟縣丞趙景昌義
官韓宗堯勘得泉河口距原議馬家橋可十里許於
此開渠沿湖邊直向東南則呂孟口湖遠不相及勢
尤順便且借土為隄一舉兩得前到性義嶺令指揮
文棟等督夫試開一井黑土尺餘下皆砂礓用钁空

鋤亦可開鑿及至一丈上下又皆黃土似石在水內則堅確難開見風日則擲地即碎距先年元開井處約有三百餘丈形勢可低五尺請濶深三丈二尺即與湖底相平似此高堅東西僅一千丈是不過開鑿費力視他工爲倍蓰耳隨何曹兒莊勘至泇口鎮大約自泉河口至棗兒莊幾七十里俱宜全挑深濶始可成河但曹兒莊迤西則有性義嶺地勢漸高工力自倍迤東則有纖佛溝地勢漸低工力稍省自棗兒莊至周家莊十三里見有三分河形尚有七分挑空

之功自周家莊至臺兒莊二十六里見有五分河形尚有五分挑空之功自臺兒莊至泇口鎮二十八里河闊十六七丈水深七八尺淺者三二尺不等稍加刷濬即可成河奈中有侯家灣良城二處伏石隨勘得侯家灣可避入陡溝河開井七尺岸高八尺又錐于二丈三尺俱是黑泥泉水並無頑石但視正河稍遠六七里耳良城可避入西岸令州判易祿試開二井深至二丈五尺俱虛沙無石使周圍盡如此井則良城之石亦可避也約計兩處避石全挑之工亦不

下十四五里過此則兩山對峙河經其中竊恐更有伏石及令錐手自水面探深丈餘錐砂礓亦無蓋泉流至此數派灌注已成完河而土脈亦俱潔淨可喜也隨沿河而南直抵邳州勘得自泇口至齊家莊四十六里河已深廣無煩挑濬自齊家莊迤東至郭家莊欲避岠山湖水當全挑一十五里引入沂河又有一十五里見河至連兒東可循周柳張丕路馬等湖邊開河以出馬陵山也既至宿遷細訪土民僉謂開向縣北以出侍丘湖東異日縣治改遷山麓使新河

環遶其南外築長隄以禦黃水縣治漕兩受其利斯爲全策且開河由邳州以至清河出口不惟漕渠全遠黃水之害而邳宿桃原一帶湖水可得盡洩入淮所救淹沒民田亦不下萬餘頃矣續又據該道呈稱行據邳州衛經歷何養松會同桃原縣主簿劉恪宿遷縣典史王梓清河縣典史花澍報稱帶領錐手水平人等親詣邳州勘至清河縣大河口止逐段丈量測探自泉家口出周湖由招賢村煎鍋營至直河岸丁家莊共二十四里七分錐探一丈二尺黃土下有

砂礓自丁家莊至朱家莊二十四里錐探一丈之下有砂礓自朱家莊由花溝哨至馬陵山井見頭共五十二里錐探四五尺有砂礓惟井見頭一丈一尺有砂礓過此則侍丘湖茅茨湖上下六十里又東南至楊老湖三十五年兩水不接平地無石又過此則蒼基靈城邵家胭脂電蜂衣鼎等湖共九十里至黃家墩又五里至萬家莊平坡無石又二十里至陳家莊俱有舊河岸闊一二丈水深二三尺又七里至柳林頭舊淤平又六里至大河口仍有舊河岸闊一丈水

深一二尺以上俱探無伏石易於挑空等因到道竊
意此河一成誠國家萬年之利地方生民之福所可
慮者惟在工力之鉅錢粮之難耳若以砂礓伏石湖
水為憂則皆人力可施地利可避無難者等因造冊
會呈到 臣緣 臣尚未身親勘遐遠未敢懸斷輕舉又
經督同河南郎中熊子臣夏鎮主事陸微親詣開河
一帶地方逐一勘度果與各道勘報無異惟勘行迴
避良城新開二井丈餘下半皆流沙又恐開城河後
或有他虞及探量正河伏石良城計七十五丈馬蹄

灣不滿五丈二處共僅八十丈石上水深一二尺乃懸工價四百金召募石匠四十餘名包工開鑿見今改水興工匠作俱無難色此外少有應逕變者不妨臨期裁酌亦惟擇其省便者爲之焉耳及照此河大較上起泉河口水之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之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三十餘里比之黃河約近八十餘里且河渠湖塘居十之八九源頭活水脉絡貫通所隔斷者無幾也開挑既便於因勢接濟尤資其有泉是誠天建地設事半功倍見之未有

不欣羨者昔年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
之開泇河皆屬漕渠淤阻糧運愆期一時情事之忙
促工費之浩大艱難盡名言俱臣之所身親而目擊者
今之漕渠糧運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審勢已可隱憂
若不亟求永圖竊恐勢極難反旦夕卒有他虞則驚
惶勞費雖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亦在所不暇惜
又何啻開新河開泇河情事之洶洶已也且括治河
十年之費即可以成此可久之圖黃河無虞其壅決
矣茶城無患其淤阻矣二洪無畏其艱險矣運艘無

憂其漂捐矣羊山之支河可以不闢境山之閘座可以不建徐呂之洪夫可以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以中輟論其開河之費固屬不貲計其成河之利抵尚有餘一勞永逸之策殆無踰於此矣臣忝職司私憂過計故惓惓一得之愚冒昧陳瀆實有不容已者不然勞民動衆自古慎之時詘舉羸有明戒也臣豈不知而顧不自揣量輙以難大事功輕舉而妄動耶謹將開河事宜款列上請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至重運道為急乞勑戶工二部廣集廷議如果臣言可採

遂爲覆請施行河道幸甚國計幸甚

議開泇河以興萬世永利疏

湯聘尹 戶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年三月

臣等待罪戶科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一本為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事奉 聖旨戶工二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竊惟建非常之功者不可泥膠柱之見興不世之利者當大破築舍之疑則斷之貴獨而定之貴豫審矣然謀無遺策而後可以克斷事期底績而後可以經始則博謀者乃所以資斷也謹

始者乃所以成終也今傅希摯慮河身漸淤則運道艱阻憂且不測而其費亦恐不貲一也與其後事而遺其憂孰若先事而備其患毅然以泇河爲當開而欲以一身肩其事是誠焦勞於經畫艱辛於跋履而思爲國家開萬世之永利非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乎然勞之重大者勿可爲善處而費之孔殷者不可無預備之計開濬五百餘里其勞非可以旦夕期也工費一百萬金其費非可以尋常計也役必用民民必資食以舊規計之每役一工給銀四分則

官價也津貼一錢則私助也然聞之民不樂就恒待加至二錢蓋以昇水之功視挑土爲尤艱而陰雨一値則前工爲盡捐耳今雖加給至五分六分而安能禁民之不私貼乎官給之外又有私貼則貼之者誰也此不可不爲之早計而預處也聞昔年開河一百三十里內多舊跡始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焉則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無倍於初議矣此不可不爲之早計而預處也即如希摯所議百萬果足充用然自兩淮餘鹽河南山東

贓罰臨清課稅河道預備銀兩可借六十萬之外其未足四十萬不知果孰取盈乎譬之營室家者召大匠規爲棟宇計直百金則必預蓄其資恒倍焉而後鳩材聚工一舉可就未聞方具其半而據爾興工者也今天下民力殫矣將欲加賦則水旱薦仍閭閻蕭條似不可益其困也將欲搜括則自差御史查盤以後府縣羨積一空雖搜括亦莫能足其數也今宜大集心計傳采衆思工費約用幾何支取出自何所或內帑有積則請蠲之以助工或庫藏無礙則借給之

以資費或各省撫按贓罰除備賑外盡數解京轉發
其餘凡有堪動者許內外臣工悉心開列具數奏聞
必使儲蓄可備乎六年餼廩不遺於一役則人不浮
食工可必成以往役之民爲就食之計即疏濬之舉
寓賑濟之恩計無有便於此者夫然後下詔與工責
成當事諸臣協心幹濟久任加銜假以便宜寬以歲
月杆不投於三至之疑書不惑於一篋之謗庶先臣
宋禮陳瑄之勳不得專美於前而宗社萬年之利恒
必賴之矣臣等係職掌所關不敢隱默如蒙　皇上

俯察有可採錄乞勅戶工二部併議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裨國計疏

劉應節 南京工部尚書 萬曆三年九月

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在　祖宗時猶籍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致使國家萬年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猶議留遮洋一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廑宵旰萬一河流他徙轉運不通彼時倉

皇而後爲計不亦晚乎近該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泇河亦思患預防之意

臣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爲我 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可慮者特以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今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齊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估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四五日之程此人所共知也自海倉口入海由太清起溝二港直抵天津直沽口估客往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

亦人之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迤北楊家圈迤南計地約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土無高山長坂之隔也畚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勤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數遣重臣往勘之矣然而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何故與緣勘事者未睹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便道殊不知故河紆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沙積闊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俱

下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立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既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勢有固然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欲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城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十四里俱乾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折由臺頭河至張奴河約十一里俱窪地

黑土間有泉水宜用開導自奴河至亭口開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開歷陶家匯陳家口孫鎮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餘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傍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圈迤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創開者什伍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地錐探之上下皆無石似的然可開無

復可疑者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南自淮楊北抵天
津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
然成渠以後可免剥淺之費挨幇之守挑濬之勞其
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害内
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衆率數鍾而致
一石海運脚費既省則兌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
也吳越荆湖諸省之衆査照先臣丘濬所議一半入
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尚可
來是兩利而俱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當

河舟所載之三海舟用卒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
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夷其利
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十萬石以濟
遼薊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召買之苦其利七也
要之以萬夫之力與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權費
僅數萬金輸將既便縣使無煩審時量力似無甚難
亦何憚而不為耶竊惟膠河之役事理甚明若往返
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
諉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

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末
議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漕河撫按諸
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膚功可奏治無效願
請併治臣等之罪又查得山東班軍共計四枝除二
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駐膠州一枝
屯駐青州及查即墨一營亦爲附近合於該營起軍
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
工而命月兌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
給銀四五分以充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相競勸不甚

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與膺
水土之寄目擊漕渠不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復查勘
至再至三私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輙敢妄置一喙
冒昧上請儻蒙　聖明允納勑下該部詳議速賜施
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
無復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
此矣

河決異常運道陵園均屬可虞疏

張問達 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九年 月

臣惟黃淮之爲國家患也久矣淮河壅溢渰沒高郵寶應等處因而漫及陵寢勢甚岌岌 皇上採按臣之言特遣科臣同河臣會勘疏泊黃分而淮因下流環陵積水一旦頓消高寶泗等處生靈得平土而居者幸數年矣運道猶未甚壞也自黃堌口初決時未即杜塞以故水勢南下衝決日潤日深而李吉口迤東以至徐邳之間漸壅漸高水不能通尋疏開趙家

圈以濟河運僅僅一年而水復淤塞斷流又議開泇河籍山東諸泉之水以圖直截爲運道便宜謀而工程未就粮艘停滯難行耽延以至十月漕粮尚未交完此臣始疏以爲運道慮也繼而黃河突漲泛濫歸德府蕭家口衝決一百餘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爲平沙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渰没此爲何等水患也　蕭家口又在黃堌口之上上流既已乾涸黃堌口以下自斷流無水可知商舟既有能行回空之粮船自不能達可知此臣再疏以爲運道

慮也然臣猶幸祖陵尚未浸及也今據按臣吳崇禮之疏內稱河決黃堌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由睢寧入海今河沒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靈璧固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之水皆入懷由泗州行泗州城外一望茫然水勢日漲漫及陵麓臣一覽之竟夕不安憂惶莫措何運道可慮而陵寢又更可慮如此夫陵寢爲國家肇基根本之重地而運道又京畿數百萬生靈之命脉亟築堤岸以防護陵寢亟濬河道以通濟糧運總河之臣職任何重而劉東星之病甚阽

危速應更換臣巳言之近日按臣馮應鳳又具疏言之乃不意按臣九月十九日上疏之夕東星卽以前疾逝矣東星臥床褥間不能視事各河臣無稟承未免玩愒況今巳捐舘舍諸事停閣廢弛稽延更屬可虞爲陵寢計又爲運道計總河之重臣尚可以一日缺員而不急推補乎按臣疏請如撫楚趙可懷事勒限日督之赴任以爲南還北運之新舊漕艘計是不可不亟採而行也伏乞勅下該部速推才望精力之臣勒限赴代以總其事將桑塞衝決疏濬故道一應

事宜從長計議施行庶於祖陵運道兩有所裨乃臣
愚猶有說焉蓋治河於初壞之日力猶易而治河於
極壞之後勢則難昔之難止於泗州陵寢今治陵寢
而又兼運道且運道一壞於漫視黃堌口之決不啻
杜塞再壞於飛力洳河以致趙家圈之淤塞斷流河
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又衝決於黃堌口之上
全河奔潰南下直由澮河入淮漸漲浸淩勢及陵寢
又河之壞視昔之壞爲何如乎今河之難治視昔之
難爲何如乎臣再三酌之往也先爲隄防疏導以爲

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或尋求別道通運長策以為經久日後之圖以河之初壞及壞論難易而因以治之稍難甚難責成功若以數多[illegible][illegible]壞之河工而遽責之於一旦肩事之人是誰則其[illegible]言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哉或此今廟堂之上所當酌議先後工程令其展步撙當[illegible][illegible]者也伏惟 聖明垂察

河工正當責成總河力請接濟疏

白　瑜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二月

臣等惟當今第一喫緊無如治河治河第一喫緊無如調和人心調和人心第一喫緊無如措辦錢粮朝夕接濟臣等甫任工科　皇上已下覆勘之旨微臣御進會疏之策深討論議異同事難畫一無非欲調和人心亦未嘗不以擔當為主其後明旨斟酌獨主一見總河遂挺任之而人心翕然大定矣臣等於是不憂人心而憂錢粮之不接濟耳忽於本月十九日

在科辦事接總理河道會如春揭帖為河工底績有期錢粮接濟宜速懇乞　聖明俯允亟發以圖萬全事據管河郎中等官呈稱河工開自王家口直抵鎮口計呈四百餘里計夫三十餘萬原估銀百四十萬有奇除議減四十萬外該銀百萬今止馬價三十萬兩漕折十二萬兩漕庫堪動銀六萬今千歲修銀不滿三萬兩其餘議動倉穀河南十分之四山東南直三分之一約銀十五萬兩通過見在七十萬兩尚欠三十萬兩惟錢粮不繼盡棄前工祈勑下部速議發

請又稱塞決之後開歸一帶水必上堤防處處險危恐奪全河等語竊思之我國家旣欲護帝鄉陵園之氣又欲漕江南北萬之粟挽全河而還之故道總河不難於身嘗矣夫役星聚雲屯勢易叫噪處處薪米無令饑餒量賠給恤彼室家總河不難於安輯矣朝巡夕宿自冬而春率屬有司結廬禦風雨褰裳涉水總河不難以河爲家矣總河之勞瘁不亦備且至哉獨計錢粮一節關係不小目今春融放水一旦有排山倒海之勢吞天浴日之濤錢粮稍稍缺乏之無

論工程坐廢三十萬之衆豈肯枵腹忍死有斬木揭竿起耳河漕何地良可寒心倘以爲仍取之官庫河上正官八十餘員各爲其百姓支散那移或有出於正額之外將遺百孔而千瘡者尚謂搜索未盡乎倘以爲仍派之民間小民在工者身爲拮据户爲津帖皮骨殆盡近河者又汙渟桑田魚鼈赤子生産無存尚恐過于加派乎昔漢中葉金隄隤而瓠子傾天子親沉白馬玉璧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爲驗今日正沉白馬玉璧時也

皇上何愛三十萬不出所有爲陵運民生永遠計乎
祈嚴勅下部卽日從長計議必如前旨預先措處依
期給發措處而不得總河將諉之工程業有次第巧
婦無米難炊悞國家者該部也臣等謂以白簡從事
措處而得或未效是朝廷不恡金錢百萬乃輕以百
萬塡溝壑悞國家者總河也臣等請以白簡從事再
祈勅令開歸管河道等官預防上疏壅決加幇固隄
一有疎虞罪難它諉今日之最緊切者臣等猶有說
焉河程四百里而遥其錢粮分晢自可稽覈第中間

應開應築應塞人心不齊修實者心力既殫駕虛者耳目可塗總河雖躬親省閱其能周遍當先立碑碣自司道以下承委諸官某人某地一一勒名它日功罪之案今日警心之銘也若開歸地方隄防與防邊同增卑培薄歲有修銀候番人卒各有疆界乃有聽其走水寸嚙漸至百千丈而不知者典守安在鼎蒙之決可鑒矣與其查祭於後來不若嚴核於今日碑碣分立功罪自明伏祈天語叮嚀該部發錢粮該河督臣發圖萬金使錢粮俱有著落仍令將河上一

應經管官員照碑具題庶人心因惕而思奮河工不
日而告成矣臣等無任懇悃俟　命之至

河工關係至重經理始終宜愼疏

史弼　廣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

臣竊惟國家水患惟河爲甚上關陵寢下關運道况今之河又非昔比漸徙漸北愈壅愈決陵患雖寧運道日梗所在生靈廬舍沉淵浮苴棲木治河者迄無成功談河者盡皆色變　皇上簡命河臣併敕司空搜括金錢多方協濟大小臣工僉謂平成之功非朝伊夕近接邸報見河臣曹時聘連章告急再疏陳情臣竊有杞憂焉河工甚鉅宜熟講而後行臣　觀往牒

併問故老先朝宋禮經營會通寖處河工始終數載揣高度低地勢旣審人謀畢協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又行是以功成一舉利垂數世乃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技已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候負薪者有枵腹之苦荷鍤者多墮指之慘此不能愼始之過也濟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丘所徵發太煩期會太促所在洶洶人不自保一夫生心萬衆瓦解此不能防微之過也昔挑黃家口旣費金錢百餘萬今挑朱旺口復需金錢八十

萬國家之財力有幾生靈之膏血有幾先事倘涉淺謀後事復云失策此不能長慮之過也至于泇河之役亦一時權宜之計但河塞而後議泇則泇成宜必可以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至漫衍濬泇而河身日至枯涸二役並與一役莫竟所幸者去春霖雨聚集一運僅完不則其何以謝天下此不能圖終之過也連年動衆毫無寸功比歲講求徒增聚訟國事至此可爲寒心爲今之計固當廣求方畧以圖萬全而廥處錢粮綏懷衆庶尤爲目前第一急務蓋集三省之

衆于一方春令漸深雨濕交侵聚則氣蒸而疫作散則氣舒而民安謂宜分析區處合千人爲一屯每屯相去里許而于每屯之中擇老弱者供樵採精壯者供畚鍤又隨所屯之處多搭棚廠以安其居廣儲芻粟以足其用每丁每日給粟幾升給銀幾分各霑實惠毋事空文則應募者必衆矣應募者衆則可免調鄉丁彼鄉丁裹糧而赴千里之役棄家而失農桑之期 臣聞州縣每一徵發論丁派夫而所派者率皆貧丁照粮貼役而所貼者盡出下戶破產絕筋愁苦不

支豈若應募就募就食者得斗粟分文之惠暫免流
離饑寒之苦上收其用而下忘其勞比之鄉丁苦樂
不相均哉至于錢粮內帑可捐外帑可借而漕粮必
不可留蓋漕河國家之咽喉而漕粮尤國家之命脉
咽喉塞固難久存命脉絕勢且立斃況今寰宇大同
遠邇一體有漕省分固應均輸無漕省分亦應助役
臣竊計每省所助不過三四萬則數萬金錢一朝可
具而乃自分畛域那東湊西剜肉補瘡坐令諸曹爭
執各司推挨局內者蒿目而憂局外者拱揖而避此

臣之所未解也或恐郡縣藉口派累小民乞以明詔
詔之止將見在庫貯備用銀兩暫行那借徐為處補
計無便于此者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為粟米 臣聞山
東河南江北地方頻年苦饑去歲頗稔誠能厚值以
募米商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商集米價自平轉三
省粟以供數萬之衆何憂不給如此則可免搜括之
苦可免自納之擾財谷既豐食用不乏庶諸臣得優
游了此未了之局也然 臣猶有說焉漢時河决瓠子
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之田蚡私其食邑從中撓阻

迄無成功嗣後天子沉璧馬百官負薪爲上下一心遂築宣防揚聲史冊此其明効大驗也今日諸臣人持一心人懷一見山東諸臣利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向即有河臣總率于上而足難徧涉身難徧親度地程工不得不委之監司監司又復轉委于州縣上下推委率視爲常而監司諸臣戈矛滿腹橫議塞胸計不由已則多方以排抑議或由人則百計而阻撓卒至移禍于彼要功于此而曰吾爲地方也吾爲百姓也數年以來山東河南諸臣此說橫于胸中牢

不可破不知兩地皆國家郡縣兩地之民皆國家生靈捐百餘萬之金錢損千餘萬之民命不能挽河以濟漕反致引河以傷漕昔也憂在徐邳今也憂在南陽且漸及張秋是河臣悞 皇上而河臣之所委用者悞河臣也惟前河臣繼殞諸臣得蒙寬議亦已厚幸而加銜進秩揚揚稱得意猶復引與共功獨不思諸臣伎倆具見之矣河已大壞豈堪此輩再壞堂堂天朝何患無才而令此工欺習誕之徒各逞胸臆以敗乃公事此臣之所以欝結長嘆而不能已也伏願

皇上亟選英賢與河臣協規同力庶克有濟倘以諸
臣久歷河上使功不如使過亦必嚴加勅諭令拊成
心以收桑榆之勳無執偏見以蹈覆車之轍有功則
破格加賞無功則從重伏法庶人心知警而平成之
績可望矣

河工孔棘邦本可虞亟拯目前用防意外疏

汪若霖戶科給事中萬曆三十四年

臣惟自古有國家者將以集事必先安民將以成功必先塞患夫天下以患莫大乎迫用其民使卒然任之而有所不堪則必有一旦叵測之形而或不可救是故春秋每役必書詩杕杜諸篇勞來征卒如同一體抑何拳拳者乎今天下以中原腹心之地而河數爲梗此非善症也比次亂漕于是有大修朱旺口之役挽而東南下令募丁省夫二十萬人那蘇中外金

錢以八十萬計自冬徂春刻日竣事若探囊中臣切
憂之蓋今夫集河上者加原額數倍而所稱八十萬
皆推調虛賒于數千百里之外不可憑恃者也河臣
暫括省庫金支吾旦夕據所奏報亦既洶洶皷豕形
窮癸庚呼切而乃且躬親督促不遺餘力方晨荷鍤
夜半始休夫芻糗不施于前而鞭筴不停于後雖有
良馬不斃則軼嗷嗷億萬安得帖然而遂無恙且今
夫役之騷困極矣名之曰募而實非也按畝筭錢計
口賦丁愚氓貿貿猾胥爲奸一人或輸數役寡婦孤

兒倍值轉僥而不得脫爲驚魚亂如捕囚纍尚有忉
毒官司乘權而利藉口律貼徑充私橐半昼後至則
扑罰交加致自經斷而有不恤夫往歲之役耗傷過
半人有餘惘誰不貪生于是每特子踵妻觸夫胸號
呼就道如赴屠垣遠者千里近亦數百比及河濱氣
力已頓憔目莽蕩之野汨身沮洳之塲宿露食風戴
星揮雨而饑渴不得調適疾病不得呻吟衆嘘成厲
上薄陰陽且夫一人應役則滿室驚惶屢檄飛呼則
羣情鬨動于耜俱廢不灾而荒井閭凋殘維是之故

皇上蒿目河漕聽諸臣條奏何但子來之咏周文也
安知民間愀苦有如是者夫時有緩急事在權衡操
瑟者不膠柱潤鮒者無遠波頃之河臣括洗無計議
借稅金于是司空以十八萬五千暫求假貸而河南
撫按交章留臨德倉萬石爲十八萬生靈少延數日
之命抑足駭矣乃部覆尚歉睿旨未宣 臣 殊危之夫
京師于河漕爲咽喉天下又于百姓爲肢體肢體如
病咽喉何爲屬在燃眉豈庸掣肘總河暨撫按諸臣
既得便宜措處凡可轉移何妨一面酌行一面疏請

且隨借稱銖兩相當安用牽制迂迴以數十萬軀命
試文法也天下有玩之呼吸至累年而不可振失之
蟻穴卒四溢而不可收拾之累黍至費巨萬而不可
悔機貴防微計宜慮後昔怪國家每遇大事人懷形
跡各守畛域居恒泄泄急則不問重輕付之乳焉無
告之氓至于伏禍隱憂則以遺之君父而不暇顧可
謂不忠今泊河止諸臣即安得首尾橫戾如往年王
家山事南京兵工二部及各漕省奉旨派徵又安得
尚耽時日坐甘後至也盖聞古者凶扎則無力政

祖宗朝免租時詔以蘇婁人今日直頻灾征役轉劇即有蠲貸第緩存留吏督如當下不見惠豈一切度支皆難汰省而此窮民膏血顧不易枯耶近者京師雨畿輔灾　皇上慨然發帑金十萬令其坐而受哺矧兹鱗集蝟聚出死力服大役者其恐有漸焉宜下明詔破格蠲賑使其踴躍從事而不生心所謂悅以使民此王道也且民力亦可謂太慼矣夫各郡邑畫地鳩工大約縱橫不過四廿丈一丈之內鑿者擔者担者築者加以汲水可需三十人日可下二尺百日

之內寬然就緒何事迫脅晨昏徒令速斃仍有溢格私徵以勤取媚亟于謝去以便巳圖至于升斗關給輒多詭沒民痛入髓杳不上聞憯激若此豈伏為國家根本計無疆者哉宜明諭河臣課程之內是與休息有司中倘有擅恣虐用一切不法者付巡按御史論究所謂民亦勞止訖可小康非故為是姑息也夫長城築秦豈不永利然竟以丁男四十萬人傷天下元氣至今哀之石人隻眼之歌卒基元禍可為殷鑒是故臣愚過計不在河工難成而在民力太竭民安

而後河可爲用即河治而民巳竭患方大耳屬者象緯家有言火犯房宋地兵今商亳蕭碭間適當其分推數察影安得視爲謬妄而弛不必然之計哉伏惟

聖明惻然遠念幷勅該部轉咨總河撫按諸臣遵便宜前旨速爲調劑用茂厥功仍宜周防嚴飭以遏亂萌實爲吃緊

議修海口慎重海運以弭非常以圖久安疏

趙思誠 兵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六月

臣惟徐淮界乎南北爲國家漕會之喉其民雄傑尤古稱難治之地會通河運路安而易淤且止一線海運易行而畏風昔已通行河運海運必由於徐淮則水在徐淮者不可不早爲之計河流淮流俱會於徐淮則民在徐淮者不可不亟爲之圖大禹疏河昔自天津分行入海徐淮等處止於淮水今河南徙自天津至淮安三千里之中領合諸水其勢巳大又以合

淮則其勢愈大以河流激震合諸水入淮之勢徐淮安得不受其害舊淮安海口有八套故下流易洩上流不泛久因水政不修淤塞其七今止留一口以受河淮之入而一口亦且淤淺又安免衝潰之患而不逆流於今淮之地乎徐淮地勢卑下即淫雨之多亦爲池沼今十數年間加以河淮淹沒寸草不生民居其間稅粮何從而出朝夕何自而立今之議者不究其本源而止曰築堤隄防設夫守護夫築堤者恐其東西徙轉故以堤捍守堤者恐其一時衝决即爲補

塞此在地勢平等處爲然也今徐淮居民在下而行路者俯視民舍是即往來之路亦以水患漸挑而漸高矣築堤捍水則堤又高於行路而水勢在人房屋之上水勢高則衝決難禦堤愈築則水勢愈高徐淮之患莫可救援者正坐於築堤而守堤之說尤爲勞擾大悖夫水高堤破則守堤之人救死不暇何及於治水乎徐淮之人一歲或溺死千餘二歲或溺死數百有力者遷居高阜無力者守死下原而錢糧賦役未聞蠲免焉何其民不困而逃饑而盜乎盜起難治

如水決難遏亂階不生於此乎或有曰內帑乏財邊境多費欲治徐淮海口所費不知其幾殊不知河道錢粮自宜足用今當委一風力憲臣查筭逐年出入簿籍某年收銀若干某年至某年共該銀若干萬兩某年某項用過銀若干某年至某年共用過銀若干萬兩該有實在銀若干萬兩中間託爲簿不存年已遠及有侵盜胥破支用不明者指名參究除河道銀兩可留幾何可用幾何外再查本處鄰近各府州縣倉庫有應動錢粮幾何就用徐淮貧民借其力而償

其工今一而任事憲臣總督其役是修挑之中卽寓濟賑之意待死之民獲有更生之路矣然百姓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非獨百姓爲然卽縉紳亦所不免昔禹治水也承父之績猶至八年之外今人智不及禹而責功者欲使大過乎禹功使用力而謗議四興當事之人且罹生事之咎由是上下搖動不得已而復蹈堤守之謬徒費財力而貽禍愈大徐淮之人將至不可復救臣謂議修海口亟救徐淮人命者此也海運本非易事况中間料理未聞預定卒然行之尤難

近日漂沒糧石及死傷運卒誠可驚憫漕河足恃久遠何必更行海運知海險不測而必冒險爲之者欲習其道以濟運河之不虞耳臣竊謂船行海中不費一挑一築若果能歲運十二萬雖數十萬亦無難運漂沒損傷較之挑河歲費多寡未審何若但事惟求全則經制當預初止試習則數且宜簡合無於一十二萬之數量減多半俾歲歲行之俟習行果熟無大損傷則歲歲增之船行止於海邊過洋之處或少遇風欲止則緣岸當設有繫船之具泊船之所護船之

卒始以全力勝波濤久則習慣任舟楫矣海島之人
放舟於大海當洋之中而不失者以其知風識險且
其船堅固也欲行海運必用島人欲用島人必善撫
馭又須別造海船照依島人之船先用大木二根鋪
底然後安艙於大木之上大木兩頭出乎船外則不
憚山石板必堅厚則環纜牽擠不壞島人即我流寓
之人山東一帶島之可居者不多島田可耕者有限
在昔島中人少可贍衣食今生齒日煩島地將不足
贍養止於打魚販賣糊口耳若至窮迫之時彼豈肯

坐死苦海乎今既內附起稅編差院道軍衛有司尤當撫恤邀宜使彼有生計無復後憂若行海運就用其人力償與工食俾教習船卒往來駕送則海之險易風雨彼皆能預識有備而糧運可保少失蓋必行海運者為國計也必懷島人者為海運與地方計也不然則島人懷異海運不止風濤足慮而島人亦所當慮 臣所謂慎重海運漸習海中道路者此也伏乞

聖明憫念徐淮民命漕運重務勅下該部亟行議處淮安海只八路務要照舊挑通河身淤高務要設法

修濬錢糧夫役務要查編停妥事在經久勿徒目前
庶臺議不拂民心帖定而咽喉之地不至有意外之
虞海運原有深意欲試習善後則船隻島人諸事各
宜熟思預處庶彼此俱至智謀萬全可爲運圖經久
之計

懇乞聖明速賜議罷海運以定漕計疏

蔣　科　南京廣東道御史
萬曆元年七月

臣竊惟人臣之謀事也固貴酌通變之微權尤當圖經久之長策古語有云利不什者不易業功不倍者不變常自古慎之矣況積貯乃天下大命而漕運乃國家大計利害之際辨之可不審乎臣世居淮揚乃漕河海運之利害嘗詢咨而得其槩矣今待罪南臺接見邸報知今歲海運漂溺異常臣竊嘆之即其漂流損失出於不測者臣不敢過爲指摘試舉海運之

失策者敬爲　皇上陳之且海運之說肇自勝國當

時領其事者如朱清張瑄輩本以市井無賴出沒海
島加以胡元暴虐草菅民命則海運之行非制之得
也惟我國初定鼎燕京時以會通河未開飛輓爲難
暫從海運非得已也厥後開鑿會通歲漕四百萬石
率由淮濟直達通州海運遂廢而不講矣近年邳河
淤塞漕艘不通當事臣工始倡復行海運之說於是
歲定十二萬石姑從海運尋識故道是亦謀國之一
策也但舊歲初行即遭沉溺今歲再運漂損甚多則

海運之難行殆章章明著矣漕河抵京不過三千而
海道迤邐則遠涉萬里漕河牽挽兩岸可憑而海道
入洋則四望無際況春夏起運之時正風颶大作之
候洪濤天湧濁浪山摧艘艘數百僅如一葉況裝載
既重旋轉爲難洲渚全無停泊無所載胥及溺勢必
所至且漕河漂流即船米猶存而人固無恙海運沉
溺即船米盡棄而人亦無存奈何以國家鉅萬之儲
委之於無窮之壑舉官軍無辜之命捐之於不測之
淵縱不爲船米惜寧不爲民命惜乎 臣 以爲術之疏

矣況往年島夷匪茹前服騷然征勦數歲始獲稍靖今海運復行設有不逞之徒睥睨粟米思爲搶竊則島夷之竊發不可不慮也連年上運俱遭淹溺則來歲轉運如就鼎鑊若仍行海運設有貪生之徒竄伏海島或生他變則軍士之脫逃不可不慮也況漕粮正米一石外加耗米不過七斗而止今海運旗軍耗米之外勒加五斗有餘是交兌之時預爲虧補之地則民力之耗竭不可不恤也議者以爲黃河遷徙靡常淤塞不時以臣計之漕河之患惟在黃河自開以

此皆爲安流然由淸河以至境山道黃河而行者大約不過六百餘里往往淤塞多在徐沛之間黃河水漲時有淤塞河水既平挑濬可施雖調發丁夫勞費不貲視之海道利害不啻天壤況自國初至今黃河未有數十年不淤其淤也未有不可復開者也譬之周身血氣時有閼滯稍加宣導旋卽流通若以一時之淤塞而遽憂根道之終梗其計不已過乎卽今徐沛河工治有就緒若河道臣工益殫經畧可無梗塞之虞兼以催督如期漕船四月以裏盡數入閘河水

未發衝滚不及自此以往率以為常可免漂流之患
乃舍安流而就險道去故常而滋害端非國家之長
策也臣於海運久切隱憂茲值漂没義不容默伏乞
勑下戸部從長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令歲以後海
運盡行停止專事河漕庶國家無消損之患官軍免
陷溺之虞而於民生國計不為無裨矣

萬曆疏鈔卷四十八

水利類

萬曆疏鈔卷四十八

水利類

亟修水利以預儲蓄酌議軍班以停勾補疏

徐貞明工科給事中萬曆三年十二月

臣惟神兆肇擄上游以御六合兵食厥惟重務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廼食則轉漕兵則清勾若皆取給於東南不可一日缺者豈西北古稱富強之地不足以裕食而簡兵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之費夫役之煩常以數石而轉一石東南之力竭矣而

河流多變運道時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以
慮變於將來竊有隱憂焉是竭東南之力而不能保
國計於無虞此西北水利所當亟修者也軍丁遣戍
雖有骨肉而軍裝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遞每軍不
下百金東南之民困而軍士著志不久安輙賂衞官
以私囘衞官利其初見之賂又可以頂軍而冐根也
輙縱之而使囘又皆冐支存恤月粮是困東南之民
而不能使軍政之有賴此東南軍勾所當議停者也
臣待罪該科水利修舉職掌攸關先任山陰時於軍

勾之苦又嘗目擊敢竭愚衷為　皇上陳之西北之
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
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
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渠
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
不暇遠論即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所
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
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聚
之則為害而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地

方桑蘇之區半爲沮洳之場揆厥所由以上流十五河之水而泄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淀之稍南者皆如南人圩岸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此畿内之水利所宜修也臣又嘗考元史學士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惜其議中格及末年海運不繼始有海口萬戸之設已無救於元事矣臣嘗臨文嘆惋恨集言不蚤售於

當時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萑葦
土宜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通而
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講若倣其
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可
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防之
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所宜
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民擾
勢逆而功難臣以爲不然蓋施爲緩急在當時酌而
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所共

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舉起以效力矣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而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地之勢亦何憚而不為哉伏乞勅下工部酌議覆請特命憲臣寔心為國為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利稅或選健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

次及山東河南陜西等處地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儲蓄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於無虞矣東南之民素稱柔脆本不宜於遠戍也勾補無用莫不知之而軍伍日漸虛耗又不能舉其法而盡廢今徒致嚴於勾補之中而不議處於勾補之外非計之得也合處軍戶除戶絶法當除豁及戶內消耗止有老弱不堪法當紀錄外其有應解軍戶丁田衆多不願遠戍者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行分其戶爲三等而上下

其班行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俱解赴應戍之所以資召募班行既定可免歲歲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里遞免解送之勞此班行之有益於民所當議者也歲徵班行或類解京師或轉發該衛就便召募土著則可揀擇壯丁不至老弱數得備禦之實用土著安居永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革併省召募此班行之有益於國所當議者也議者或以清勾則解丁永戍班行則每歲誅求似於軍政有碍臣以為不然夫所裨於軍政者不當眩於勾補之虛數

當求召募之實用耳今軍班歲出不甚多然積數歲以通募則一軍之班雖募兩軍可也軍戶長於軍補漸脫戶而隱丁若止徵班銀軍戶必無隱脫則一時之召募遂爲經制可也較之清勾有虛數而無實用所得不又倍哉伏乞勑下兵部酌議覆請查照先年匠班事例將應解軍丁免其解補毋年量徵班行以資召募將存恤月粮裁革以杜虛冒使南北之酌補永罷西北之行伍漸充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其有賴矣又照畿內諸郡邑統轄既分事多牽制先

因亟極民溺以與內地事宜議欲專遣憲臣一員竟
以畿內差多未經允行臣以爲水利重務必專其事
權方克有濟各省清軍先有專差近浙江南直隷雲
貴四川因先差御史養病陞任停差令各巡按御史
兼攝惟湖廣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尚有專差是以政
體未一伏乞勑下都察院酌議覆請專差老成憲臣
一員經畧畿內水利如畿內差多則裁減別差并歸
水利亦便將前各省清軍御史取回別差俱令巡按
御史兼攝則水利之事權專而清軍之政體一矣

因衆思蓄水利以裨江南儲運疏

湯聘尹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五年閏八月

而京口係江南之咽喉也幾之水每資於潮信而浙福往來恒必由之舳艫檣櫓不啻蝟叢鱗集也一膠淺阻株守累日間有艨艟巨艦力排而來則小者若摧枯拉朽號泣之聲徹於終夜況今日水涸捧土可塞而糧艘畢集適其時也大江咫尺而莫能達瓜渚在望而末由濟又奚惑乎漕輓之愆期也哉近該按臣漕臣會題議開練湖矣然練湖可以資丹陽而不

能以資丹徒也議開孟瀆矣然孟瀆可以資江陰而不能以資京口也蓋京口與瓜洲對壘而孟瀆去瓜洲頗遥空舟商舶可擊楫而泝流粮艘重舫難涉遠而冒險則粮運之必出京口無疑矣而可以不預為之計乎 臣 訪得京口之傍沿江一帶可以另建一閘引江流以内注比之舊閘或低丈餘或低數尺視冬間之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潮縮則閉一調停於啓閉之間而可以免涸轍之患矣雖然其不即京口故閘卑之使下而必於另建者何也勢不可也蓋

夏秋水湧潮之出入京口自如也若更舉閘而甲之則怒濤迅奔其孰能禦以鎮江高阜建瓴之勢而下注蘓松之澤國其不舉田疇而沮洳之者幾希矣故時當冬春則新閘並啓而京口固不廢也時當夏秋則京口獨由而新閘可常閉也姤月幾臨商羊將至必預閉新閘置板於石塞土其中而車馬往來無煩於津梁之設臣道經玆土得於目擊訪之父老稽之薦紳質之守土有司僉謂建之便是役也其勢不容不建而其議亦確然可建且民雖勞而不甚煩責之

丹徒一縣可集也工雖巨而可易就董之知府一人可辦也又奚待鄭國之穿渠徐伯之鑿石而後底績哉此工一就則不必覓舟分載騷擾沿途舁水築堤鞭撻老弱而江南之漕可速濟矣如蒙皇上俯察臣言可採乞勅工部咨行應天巡撫衙門委任責成則江南幸甚國儲幸甚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勑任事之臣行勘議以圖萬全以固國本疏

蕭彥戶科都給事中萬曆三年十一月

自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一帶水田之議而未及行先臣丘濬又言之而未及議識者憾焉須徐貞明倡於先蘇酇徐待力持於後而酇且次第試之矣適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條陳可行之狀併欲專任貞明奉旨下部查議此宗社長久計萬世臣民之幸也臣惟談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成天下創爲之事

難是以古之君子其任事常專其慮事常慎西北水
田最重而大又所創為者乎徐貞明先令山陰而良
臣彥與之同事既而條陳水利與潞水客談之作臣
彥與之同議臣彥信貞明非一日誠專責貞明而久
任之其言必底績可逆而睹者然竊以水田之議其
不可以不成者有肆而不可不審議者亦有肆國家
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水利既興倉庾露積羣畿輔
皆外府也是昔取諸東南而今取之堂皇之外也此
萬世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一也邇者水旱頻仍民力

告訐而東南爲甚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息肩而轉輸之費漕卒之供所省又幾何矣此國計長利其不可不成者二也虜利於馬不利於陸誠使近邊之地阡陌有限溝洫有制虜將望而喙息矣此制虜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三也凡議安邊必先實邊水利既興民將甘食美其服安其居閭閻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昔也曠莽今也蕃育此安邊長慮其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而西北之不諳水田舊矣驅而爲之人將譁焉狗之則有所不能而違之則有所不可且事有專官

官有專勑非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者可比有司之督責能無嚴乎能以漸乎能聽其自便乎緩之則無濟于事而亟之則有戾于民是人情之議也其不可不于一也且墾田之夫每一日不下千人將派之民耶以爲厲矣將徵之江南耶千里齎粮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將召募耶往者河工募夫日銀五分猶然稱累何者官之募與民間自募不同勢則然也恐其募之而不可繼也將勸民自爲耶脫勸而無有應者計將安出且事出於勸不可以歲月見功也是墾

田之夫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二也西北有可耕之地常無可耕之人軍習於戈而安饗其餉民習於惰而輕去其業臣彥往閱寧夏古所稱塞北山南也又夙有水田籍漢唐三渠不煩微力然往往就荒問之曰足於食而止何力田爲故驅之領田如赴湯火又嘗閱甘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爲墾田之議而軍不願種乃分派各堡另立墾軍卒之未有成效頃都御史趙錦之覆議曰未必處處可開必有可開之處未必人人能行必有能行之人此言得矣儻行之而驟臣

恐後將無措也自領田之戶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三也且沿邊無粮曠土軍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為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耶至於廣野有沙壓之虞水濵有泛溢之虞但一一相度可無慮矣是起科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四也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恒無能任事之人貞明乃其人矣臣奚慮哉又敢為難成之說以恐之哉第以天下事始乎難故卒乎易始乎慎故卒乎無患漢先零之役趙充國以謂無踰老臣然猶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其至金

城上方畧矣反覆詰難經三數奏後乃許之方至今
城即充國未敢易言也未經結難即宣帝未敢易許
也盖事之不易如此王敬民倣充國之意舉貞明而
臣等倣充國之意先勘議臣與敬民其意一耳伏乞
勑下工部會同戶部查果臣言可採覆議上請量加
貞明相應職銜領勑前去躬親相視謀之撫按謀之
司道謀之有司謀之士庶以一二喜事言言遽以爲
可毋以一二畏事之言遽爲不可毋以人言不一
而阻必爲之氣無以前說難爲而持必爲之心集衆

廣思虛心勘議曰某處可墾須親見可墾之狀云何
曰某處不可墾須親見不可墾之狀云何合用錢粮
於何取給合用人夫於何取辦民間舊有之業有無
妨礙近邊領田之戶果否經久然後次第具奏請旨
舉行而任之以久無責一旦之以專無惑三至行之
以漸無取一切萬一落落難合即具實以聞仍如舊
議委之撫按司道徐徐圖之見本官體國之忠不相
妨也古有大事必傳謀於衆而後行之故臣等敢效
區區之愚如此臣等不勝惓惓

萬曆疏鈔卷四十九

工役類

工商類

循職掌陳末議懇乞聖明特飭成法以慎興作以杜奸端疏

張　濤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

臣等待罪工垣分巡廠庫百工錢糧盡屬稽發一切工役似得與聞顧臣宜聞而多有不聞也將恐痳官而且廢法也將恐耗財而且階厲也臣職謂何而臣何能無言也臣欽覩勑諭有云朝廷設立六科給事

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者臣　覩大明
會典有云內府監局凡有工作俱要該衙門先期上
請勑下工部奏差科道官會同內外委官從公估計
料無冒破事非得已方准會題者有云凡內府及在
外各項大工例應內官監估計工部扣留三分之一
遇有工程嚴禁官匠從實估計不得恣意加增以俟
扣留仍行監工科道及工部委官凡驗收物料嚴加
稽查足用卽止不必泥數收完管工人員如有仍前
冒破聽科道官叅究者臣　謹考勑典搜尋法意是蓋

尊以看詳章奏責臣而郎一去作又以會勘會估監
工驗料防弊發奸併委任于臣也斯蓋其制也創自
祖宗朝也不意今日不盡然也臣見本年以來半朞之
間數月之內多工遞興積務浩費紫禁城前畢北上
門未竟忽徑傳養心殿工矣而臣不知也忽徑傳怡
神殿工矣而臣不知也忽徑傳永寧宮工役而臣不
知也忽徑傳隆福門工矣而臣不知也徐訪部司始
知各項大工切繫宸居委非得已第該監傳奉揭帖
突從中出直下工部踰越出納之司弁髦 祖宗之

典則臣有所未解耳夫事孰崇于內地法孰嚴於內工而職掌有歸竟令朧牘此臣所以難解也豈虞臣或一執奏將沮其熒惑之計耶豈虞臣或一裁減將拂其谿壑之欲耶豈虞臣或一發覺將暴其破冒之罪耶審是則該監之所爲徑傳者誠巧自爲者誠工也獨是繁舉斯役以事 陛下而遂使上虧節愛之德下塗耳目之官此輩用心臣蓋有所不忍詰也第夫匠卒講擾闕庭斧鋸刀鎚褋沓禁地點閘關啓誰爲任使 陛下將求居之安乎臣竊危之而無寧爲

弊藏處矣　臣　又聞營建之揭朝行催辦之令暮出估
議之覆未陳那借之說先售包匠之外復索撥軍撥
軍之外復促徵夫百逕于蹊暗侵明挾惟所欲為殊
無底極所以該部官僚感事傷心動色嗟嘆每對　臣
言我輩明做瞎子任其撥濵隨所花費天高地遠無
能曲為忠計耳　臣　因惟在昔楊戩恒語其徒曰我所
得恩澤及其財物皆緣修造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
造也夫使該監止于為戩是損　陛下以自封亦不
可語忠也然前揭徑傳後揭踵繼多令閣部不得與

其政臺諫不得佐其議應闕職掌寖見廢落涓涓欲
欲其漸不可畏耶縱其中老成持重導 陛下以政
者不謂無人間有揭帖亦經 陛下批過然後徑發
似又無他慮者乃明主防于意外善政卒乎舊章倘
宮府之事一一中官足備信任一一揭帖足了勾當則
祖宗立制內不必禁戒其擅爲外不必假之以票擬
予之以看詳委之以監估責之以稽叅爲矣而顧斷
然以斯著爲令也 聖祖神宗良有深意 陛下烏
可不念耶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工無大小一一有奏

請營繕務發閣票請自上裁務由科抄聽從部覆務令科道監視工程估驗料物系查侵弊勿令軍夫竝索勿令那借扣除致滋他弊尤願陛下自今而後丕思倭悍虜驕帑藏多銷于兵火年饑民窘膏血久涸于錙銖臣計節慎一庫今歲工程年例等項已費三十萬有奇而歲入之數又不足以償其所出過大動作何能撐持請將內外不急之工俯從近日題請事理暫爲停止庶爲法循其舊奸弊或無從生而時虞其詘儉德斯益有光矣

罷不急之役以圖修省實政疏

宋一韓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竊惟天之所愛者民民之所最苦者役也久張之弓殚由弗能御久勞之民文武弗能使故王制役不過三日周禮凶年則無力政春秋尤謹土功凡作一廐一門一臺一囿所必書焉凡以愛惜民力抑人君之侈心耳自大工肇起 皇上始有狹小前規之意一切傳造帶造備極華麗然而最大且急者宜莫如兩宮奉先殿二役乃二役未竣復有永壽殿方殿紫光

殿之役諸役方殷復有兩配四齋崇德殿之命然則
役果何時而已乎恐海內窺　皇上之有侈而遂忘
天下也惡莫大於侈禍莫速於忘豈宸衷未之深思
乎臣等聞變不虛生古不空言　皇上勿謂土木之
役作止由我人主舉動感召陰陽如鼓應枹鍼芒不
爽故五行志曰治宮室飾臺榭是謂工失其性於是
有地震於是有山崩於是有大風拔樹又曰妄興繇
役奪民財傷民命是謂木失其性於是有訛言於是
有星壞於是有霪雨傷稼年來災異頻仍不可勝數

如近日應天大雹損傷二陵山東大水漂沒千餘家茲已非細故矣尤可駭者鳳陽陵寢風雨暴作偃檜栢敗殿廡此正五行志拔樹壞屋之異其爲土木失性之應明矣 皇上倘有意乎修省之實非大省徭役倍減營繕不可也且獨不見三代之季乎象廊恣遊鹿臺崇貨雖以神明之裔賢聖之祚猶不免斬焉弱思焉己況夫阿房蘊咸陽之燄芳林長銅駝之棘西苑稅江南之雋銀岳飛汴漠之塵若秦始得魏明若隋煬若宋徽 皇上視諸君爲何如帝尚其蹈其

覆轍也必不其然昔太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越數年欲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力諫其役遂寢至今頌太宗之能納諫而并美玄素之能回天也今日王臣要當取法太上而或至猷念出唐君臣下必不其然切謂今日工程宜勑下工部酌量緩急應急者刻期完報應緩者陸續葺補至如新傳兩配日齋及崇德殿斷在必寢毋令蠹巳匱之財窮巳罷之力則土木得其常性修省不為虛文皇上廼太宗于下風識者亦不步玄素之後塵矣

富商紛紛營免大傷國體并陳耗蠹根原乞勅
釐正以裨國用疏

范汝梓 工部營繕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

先該臣堂官以內供時不可缺僉商勢不容緩題奉
欽依會同科道審報於橄等二十三名具題隨蒙依
擬詎意續奉 聖旨優免張艮棟等十二名臣堂官
與巡視廠庫科道相顧駭詫上疏力懇收回成命并
乞勅查以絕虛冒臣方謂 皇上大奮乾斷特賜轉
圜不意天聽彌高昨佐九疇等又紛紛奉旨免也各

商差重累深勢須富家充役今京師富家大抵豫買
銜職竄入侍衛金吾鎭校依叢托社爲倖免地富者
既以鑽求盡脫貧者又以疲窘難支再報將騷動編
氓不報必稽悞供應　皇上試思今日能將內供與
作一切報罷乎抑令一二疲商空手枝梧便可了事
乎況今急務若補大僚若下考選若起廢諸疏久寢
不下而獨免商一節動輒得俞倖門旁啓錢神恣行
宸斷愈輕綱維盡裂異日有大機急事亦將從旁入
請從中出旨且一出而不可復收乎國體大壞釀禍

不小　皇上倘憐商困如明旨所稱覈虛實杜屬托減墊賣禁需索等項皆係吃緊要務臣復何贅邇疲商受困尚有耗蠹根源爲今日一膏肓大害此關不破則商困必不可甦臣請畢其說焉蓋商戶之破家由將作繁而墊賣之弊不可革緡錢之冒破由多寡溷而料討之權無所歸臣查宮府監局錢糧歲有定額所入足供所出稍有浮費商戶尚可支撐惟國家歲有意外興作必先踏看繼料討內監同科道部臣奉命以往乃應修幾何應費物料夫匠幾何盡由內

監憑億而決外臣不得與也內監報命一筆自開開
數萬則數萬開數千則數千尋得俞旨而臣部止以
三分存一之例括庫藏而應矣豈知名雖會科實出
中官之獨裁即留一分已極二分之多派最可嘆者
業已從節省而使留一分何又揑他端而併歸其私
橐是在本部方欲慎料估以杜浮糜而彼反借以營
兎窟在本部方欲議存留以待別用而彼反藉以飽
狼貪則物力安得不詘商戶安得不困乎臣竊謂與
其忿肩越而空爭於料計之後孰若嚴估筭而豫裁

於料計之時請自今凡興作科道部臣與內監逐一
從公酌量應造應修所費金錢數目公同塡註具題
奉旨施行則錢粮庶無濫費水衡不至一空且數既
約於限中勢難浮於限外埶費自省而商議亦可偏
支矣釐弊甦商此第一議伏冀　皇上檢發　臣堂官
科道前疏收囘成命勅下覆查至於後來各工料計
不得獨任中官務勅外臣酌議開定實數上請仍著
爲令庶富商不得以倖竇規避而體統尊內璫不得
以無藝苛求而耗蠹絕臣工官也數年拮据稔悉弊

源不敢續默惟　聖明留神裁察